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畧卷一

二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四

金石文考畧　　　目録類二　金石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金石文考畧十六卷

國朝李光暎撰光暎字子中嘉興人嘉興之收藏金石者前有曹溶古林金石表後有朱彞尊吉金貞石志彞尊所藏金石刻又歸於光暎光暎遂裒輯所得集諸家之論而為此書

前有雍正七年金介復序稱其不減曹氏古林之富然古林金石表間有參差矛盾且無論說不及此書之有條理至吉金貞石志未見傳帙疑彝尊當日本未成書而此書内乃有引吉金貞石志一條則或存其殘稿之什一未可知也所採諸家集録金石之書凡四十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六十種可謂勤且博矣惟於濟寧諸碑不引張弨釋文於天

發神讖碑不引周在浚釋文於蘭亭序不引俞松續考是為漏畧耳自昔著錄金石之家皆自據見聞為之評説惟宋陳思寶刻叢編一書則雜取諸道金石錄復齋碑錄諸書薈稡而為之是書亦同此式每條下各注所出之書間有光㮚自識者什一而已金石著錄之富無過歐陽趙洪三家而是書於隸釋所引不及十之一於集古金石二錄所引亦不

甚詳至隸續暨婁機漢隸字原則皆未之及益諸書以攷證史事為長而是書則以品評書跡為主故於漢隸則宗鄭簠之評於唐碑則取趙崡之論雖同一著録金石而著書之宗旨則固區以別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金石文攷畧原序

七情欲居其一人所不能無而足以為累者也然非必為累也視所欲何如耳覩妙主人李子予中一切聲色貨利澹然皆無所欲獨於書籍及名流筆墨遺跡與夫金石文字自謂平生之欲存焉計積累所收碑刻搨本視曹氏古林金石表不減其數可謂富矣好手裝潢時出把玩乃偕其姊夫王子典在博采諸家之論録之以互證其然否間附已說於其後成書一十六卷可謂勤

矣自非甚有欲於此悉能搜羅之富而攷訂之勤如是夫人各有欲欲在彼聲色貨利則志氣日以昏欲不在彼而在此則志氣日以清此觀妙主人之所以能觀其妙也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妙茲則有欲以觀其妙不亦與道德之旨可相參也與雍正七年歲次屠維作噩

十月朔同里心齋老人金介復題

金石文考略卷一

嘉興李光暎撰

夏禹岣嶁銘

此無慮數十刻唯楊用脩所得之石為最先凡此等皆一石所摹也勿論古篆奇逸即題後廿餘字亦非千年內物以為出自夏后或未必然然當非隋唐以來人所能辨也 墨林快事

禹碑七十七字在衡嶽密雲峯楊用脩得之張僉憲云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嶽脫其文刻於嶽麓書院用脩又刻於滇中安寧州近世楊時喬又刻於栖霞山天開巖余所收二本其一稍泐跋數十字尤不可辨隱隱有何致字當是子一舊本其一則楊時喬刻也用脩謂韓愈劉禹錫朱熹張栻諸人求之不得而已得之以為奇幸而王元美復疑之謂銘辭未諧聖經類汲冢穆天子語何也用脩金石古文并楊時

喬皆註隸釋互有不同元美亦有二本釋亦不同時

喬本出在元美後元美所得豈即何子一楊用脩二

刻耶何其牴牾同也但其文所謂龍畫螺書鸞飄鳳

泊雖經摹刻猶可想見古人惜不得衡嶽石上蹟耳

石墨鐫華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

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鑠大禹顯允天德

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緑樹猿猱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葢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似見之葢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也宋朱晦翁張南軒游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攷異遂謂退之詩為傳聞之誤葢以耳目所限為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峰又

傳在衡山縣岣雲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
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
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於岳麓書院者
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韓公及朱張求一見而
不可得余生又後三公乃得見三公所未見一奇矣
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其文
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

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
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
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輿地
志江西廬山紫霄峯下有石室室中有禹刻篆文有
好事者縋入摸之凡七十餘字止有鴻荒漾余乃撵
六字可辨餘叵識後復追尋之已迷其處矣福建莆
田縣陳岊山有自然仙篆以紙摸之形類禹碑何翥
詩鳥書蟲文不可識如讀岣嶁神禹碑禹之遺蹟靈

閟如此號曰神禹𥜥有由矣余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

酈道元水經注云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通水理也或曰此即金簡玉字之文云宋嘉定中蜀士有好奇者不憚高峻始陟其所乃濡紙脫其文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後亦磨滅張季文得之云是岳麓書院者余流辟裔土乃獲坐玩之亦奇且幸矣遂拓刻之安寧州法華山之𣆀

照峯仍建亭曰岣嶁亭 二條升菴外集

古今雜體書勢韋續述之凡五十六種祗云夏禹作鐘鼎書不言有岣嶁銘然見於吳越春秋南嶽記湘中記南嶽總勝集劉夢得寄呂衡州詩有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昌黎韓子謁南嶽廟兼賦岣嶁山詩上言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龍螭下言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千搜萬

索何所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是韓子僅得之道人之口而銘文仍未之見也地志稱宋嘉定中有何賢良致於祝融峯下樵子導之至碑所手摸其文以歸奉曹轉運彥約時人未信致遂刊之岳麓書院鄱陽張世南作記事或有之是銘攷古家率以為偽袛因箋釋者太支離故疑信相半蒙著於録下配壇山之石不亦可乎 曝書亭集

岣嶁銘碑余所藏二本一乃嘉定壬申何致遊南

嶽至祝融峯下遇樵者訪禹碑樵者言石壁有數十字倶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㵎攀蘿捫葛至碑所得古篆七十餘字乃取隨行市歷碎而摹之歸獻長沙轉運曹彦約刻之岳麓書院一乃湛甘泉先生重刻新泉精舍者其碑韓昌黎劉夢得俱有詩稱不得見而歐陽集古録趙氏金石録鄭漁仲金石畧俱未載其為真偽不可知然字畫奇古非近代人所能為自可寶也　銷夏記

禹碑在祝融峯重刻者二本而隷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荆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蹟已久不當絫之蚪蝌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託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余直以為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脩

所謂龍畫傍分螺書匾刻不啻倍蓰嶧山琅琊也留以冠諸刻 弇州山人稿

周武王銅盤銘

此文元延祐間摹汝帖刻於石者辭旨簡遠雖非原物亦可重也 石墨鐫華

今在汲縣北十里比干墓上衛輝府志曰周武王封比干墓銅盤銘碑石殘斷字畫失真萬歷十五年知府周思宸重摹汝帖立石於墓前薛尚功鐘鼎款識

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其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兹焉是寶一作前岡後道藏一作靈一作寧兹一作於寶一作保令攷張邦基墨莊漫録曰政和間朝廷求三代鼎彝器程唐爲陜西提點茶馬李朝孺爲陜西轉運遣人於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又得玉片四十三枚其長三寸許上圓而鋭下濶而方厚半指玉色明瑩以盤獻之於朝玉

留秦州軍資庫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其玉久在秦庫近年王庶知秦州日取之而去祁寛居之嘗見之為余言之然則此碑之得自鳳翔不自偃師即其為何代之物不可知而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也疑以傳疑姑存之以俟 金石文字記

唐開元中偃師農人得之地中文甚奇古計十六字 天下金石志

周在篆隷之先而此前後口道世之是寶等字皆帶有篆隷之筆其爲後人妄作也無疑况云封墓之盤則四語更無謂然其傳甚遠必漢以來人所謂比干之仁甚偉封比干之事甚懿宜其生後世之仰欽而爲之點飾也以爲三代之典則大不類以爲漢晉之遺則亦不啻古矣况是兩河故寔尤當先表章者墨

林快事

周宣王石鼓文

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 朱子詩傳遺說

左傳云周成王蒐於岐陽而韓退之石鼓歌則曰宣王所謂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是也韋應物石鼓歌則曰文王所謂周文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何煒煌是也唐蘇氏載紀云石鼓文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東坡石鼓詩亦云憶昔周宣歌鴻鴈方召聯翩賜圭卣不知韋詩云周文安所據乎歐陽永

叔云前世所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談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有此說也韻語陽秋

金馬定國傳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所造作辯萬餘言明楊用脩最稱好古亦以為非今在京中國學戟門金石文字記

鼓文出入雅頌書法淳質出周宣王時史籀筆亡疑都玄敬楊用脩王元美諸人辯之已詳余借得一本

雖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為秦物者已非又有以為宇文周物者尤可笑歐陽公最號博古乃亦疑之遂令後人譏駁無地自容矣今石鼓猶在太學門内余從李典籍又覓得此本漫滅視余借本尤甚而護持無人惜哉 石墨鐫華

陳倉石鼓從來便以為周宣物退之大儒亦無復剖決宜後人之不復置猜也攷其文詳其字必非姬氏之鼓無疑古人尚質簡秦以前未多見以石為久計

也況一獵較肓紛紛為此數十石散於田野之中乎經孔子大聖録車攻吉日於詩此斐斐數百千言何無一言及此漢武好古右文不啻饑渴此物切近輦下乃無一人録而獻之何也唐太宗以書自聖不惜官賞以收遺跡亦不入御而待餘慶乎此必宇文周之物於時事事倣姬至於皇帝亦抑而天王之此必遥聞車攻之響依而撰此以為繼周一班其云公謂天字似宇公護攝政氣岸唐初尚明了所以不取後

漸妄目之耳中多篆籀古文總一好異未必即思偽為宣王也然其制亦可取字復雅馴此退之輩所以愛而為之價與墨林快事

三代之文字存於今者唯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文及商周鼎彝款識夫吉日癸巳數字而已商周款識又不多得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鉤殺則唯石鼓文耳惜其歲久剥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

宋千有九百餘年理難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萊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況其石之質頑性堅若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𣪘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謂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轉用𣪘丞字正

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彦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葢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苟能書者如斯氷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時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況其詩詞嚴古尤非當時之人所能及且蘇勗韋韓

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余斷然以為周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趙古則石鼓文跋

石鼓文宋代搨本洪武中藏於餘姚儒者趙古則後歸余家石鼓昔人論之詳矣趙氏跋謂温彦威使三秦以石鼓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而斷其繆妄余按姚氏殘語云彦威使三秦此得之偽劉詞臣馬定國然亦非也金元好問編中州詩定國小傳云仕

金翰林學士攷石鼓字畫定為宇文周時所造作文辯之萬有餘言元天台劉仁本為石鼓論本之定國而斷其非史籀之書二子謬妄固不俟言跋復謂蘇朂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謬稱如是而以其言為可信余觀應物退之其去後周似為遼濶朂貞觀時仕吏部侍郎視後周則誠未遠又按李嗣真書後品張懷瓘書斷亦皆以石鼓為史籀書嗣真高宗時人懷瓘老於開元則稱石鼓為籀書者始於蘇氏繼

於李張而退之直據之耳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鼓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說皆同余近見傳師跋謂數内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於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真得其跡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僞爲者至

傳師而真鼓始復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
向跋耶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
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
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
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
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
於國學廟門之下余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
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

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未知其遷徙存亡葢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覯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内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余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

已 二條金薤琳瑯

石鼓文在太學潘廸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余得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葢全文也嘗刻之木以傳矣然都元敬金薤篇劉梅國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四百九十四字本葢亦未見此也

石鼓文章應物以為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為然而後人或以為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甲之甚矣余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

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陽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科斗字推之知為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為秦物可知此說有理余切信之書以俟

知者

二條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欵識未遠其為三代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守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今欵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録云所見者先世藏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惬山作

音訓時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脩謂從李賔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脱避字有衆字用脩不取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口驁句驁上脱一字古文苑本驁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更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蔞蔞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脩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車攻狩於

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為臼其上漫漶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脩每行增一字强以成文又如第七鼓用脩增益徒御嘽嘽會同有繹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異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脩遂以惡獸白澤

入正文中其亦欺人甚矣玫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
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缺能幾何以
一涓埃裨海岳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
字若賔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缺亦已多矣賔之
不應爲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
况又百年後强尋偏傍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
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
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因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

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脩之本既得自賔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子瞻子由又不應爲是言也杜子美詩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曰風雨缺訛苔蘚澁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爲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脩獨得見之此

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脩他所攷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曝書亭集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内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王田獵之事史籀之跡也諸家紛紜之説不足存舊在陳倉野中韓昌黎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之太學不從鄭餘慶遷之鳳翔孔廟經五代之亂遂至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致府學廡已失

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足大觀二年歸於汴京詔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保和殿金人破汴輦致於燕置王宣撫家復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置文廟戟門内其文漫滅不可讀潘迪音訓載三百八十六字薛尚功帖載四百五十一字今三百二十五字數雖少於薛帖然遒朴而飩逸自是上古風格薛刻不逮遠矣殘璣斷璧終當以真者為寶也

元至元巳卯國子司業潘迪音訓刻鼓傍其自跋畧

云迪自為諸生往來鼓傍每撫翫不忍去今纔三十餘年昔之所存今已磨滅數字不知後今千百年所存又何如也閒取鄭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數家之說攷訂其音訓刻諸石俾習籀篆者有所稽云

余家有宋搨薛氏石鼓文自跋云右岐陽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書歲月深遠剥泐殆盡前人嘗以其可辨者刻之於石以甲乙第其次雖不成文然典型尚

在姑勒於此與好事者共之薛帖余得之故內精工之甚恐後人並此不及見矣

石鼓文據楊升庵慎金石古文載其全文謂得之唐人拓本於李文正家余讀而驚歎已錄於京師古石孜中然陸文裕深謂石鼓經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搜訪靡遺餘力咸存斷缺歐陽公集古錄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近

世吾衍子行自謂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缺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參以薛尚功諸作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不知近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如用脩之所從來果有的據固是千古一快如以補綴為奇固不若缺疑為愈然細讀十詩古致翩翩恐非用脩所能辦然用脩謂得之李文正家而文正懷麓堂稿絕不道及何也 四條銷夏記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質是籀史跡

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偶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面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弇州山人稿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定為史籀書無疑三代石刻存於世者惟壇山吉日癸巳與岐陽此刻耳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於其旁石質

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於祭酒欲輿致太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宋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而足之大觀中歸於京師詔以金塡其文以示貴重且絶摸搨之患初致之辟雍後移入保和殿金人入汴擕剔取其金而棄去之元朝都燕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至今存焉 金石文

孔子比干墓題字

此書程邈李斯不為而曰仲尼手書洪氏隸釋漢隸字源辯其謬矣然以比干之忠烈尼父是其族孫姑妄信之亦足為忠臣吐氣也 石墨鐫華

水經注云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隸續云僅有殷比干墓四字比水經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威靈時人所書者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石公弼跋云

世傳孔子書然隷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顧南原隷辨碑攷

秦李斯嶧山碑

右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刻石置長安此本是也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此碑然而歷代摸拓之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

置之縣廨令人間有嶧山碑者皆是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為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别本與按史記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而其頌詩不載其他始皇登名山凡六刻石史記皆具載其詞而獨遺此文何哉然其文詞簡古非秦人不能為也秦時文字見於今者少此雖傳摹之餘然亦自可貴也金石録

金石文考畧卷一

金石文考畧卷二

嘉興李光暎撰

魯孝王刻石

八分書

有髙德裔記

此石金髙徳裔脩孔廟掘得之太子釣魚池中池在

靈光殿基南三十步太子者景帝子劉餘封魯故俗

以太子呼之也石曰五鳳二年宣帝號也又曰魯三十四年德裔以為餘孫孝王時也又曰六月四日成者必當時創建或鑿池而記其成功之日也西漢石刻傳者極少此字簡質古朴存之以示後人石墨鐫華

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天下之年也魯三十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

國之為史者則但書本國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自周人書之也金石文字記

昔歐陽公著集古録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秦中得古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願蓋碑文起於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詔修孔廟於靈光殿基南三十步有太子釣魚池取池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

鳯乃宣帝時號字形朴質此西漢之物絶無僅有者也使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慰耶（銷夏記）

右漢五鳯二年甎一出嵌曲阜孔子廟庭前殿東壁書以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後有金髙德裔題跋西京陶旊之式存於今者惟此爾東京則有建武二十八年北宫衛令邯君千秋之宅甎亦作篆書其餘載於洪氏所紀者有永平八年甎一建初三年汝伯寧甎一七年曹叔文甎一元和三年謝君墓甎一永

初元年景師甎一其文皆隸書也或云萬歲舍大利善或云千萬歲署舍子孫貴昌未央大吉或云大吉陽宜侯王盖東京人尚讖緯民間造宅墓爭作吉祥之語與西京不侔矣 曝書亭集

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　碑今在東平州儒學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碑云君陳留巳吾人治京氏易少為縣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遷蕩陰令後云中平

三年二月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盖其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東漢地里志蕩陰屬河内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隂縣巳吾屬陳留郡即今開封府夏邑縣此碑余官京師時常於景太史伯時處見舊搨本不及録近得之友人文徵仲挍隷釋云東漢及魏其碑到今不毁者十才一二凡歐趙録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余生去宋數百年而此本兩見歐趙録中盖未嘗載隷釋并隷續亦無其文道

志金石畧所載碑目雖多然亦未之及乃知昔人之言未必可信而舊物之在天壤間者固不可盡謂之無也 金薤琳瑯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爾雅漢石中不多見攷之通志金石畧既無其目而集古録金石録及隷釋隷續並不載豈亦出自近代耶而近代人如秦中趙涵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

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　　銷夏記

右蕩陰令張遷碑歐趙俱無惟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徵拜下當是郎字燒平下當是城字流化下當是八字八基者謂子賤以下八事又開下作罡字當是覀通作泛孔蔑下當是二字若爾則為全文矣又張良善用下釋作蕭何此碑是籌策字穀城長下釋作蟄碑是蠶字晉陽珮下釋作璉碑是瑋字吏民頡下釋作頎碑是頏字于是刻石下釋

作整碑是竪字此則南漋公之偶誤存恤高下釋作年字孔蔑下釋作貳字碑皆漫滅難識此則南漋公之意測子子孫孫下有一字不可識而不釋此則南漋公之删削碑曰問禽狩所有當是禽獸荒遠既殯當是既賔爰既且於君當是既祖中譽於朝當是忠蹇蘇沛棠樹當是蔽芾此則古字之相通也金石評攷

今在東平州儒學其文有云荒遠既殯者賔之誤中

謇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既且於君則曁之誤古字多通而省旁加歹已為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為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耶　金石文字記

右蕩陰張遷碑不著於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録殆後時而出者碑額字體在篆隸之間極其飛動銘書蔽芾棠樹為蔽沛拨尭母祝睦魏元丕三碑其書蔽字

畧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率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昔賢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韋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南濠都氏金薤琳琅少碑陰不若此本之完好 曝書亭集

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賔誤殯忠誤中曁誤既且疑後人摹刻按以殯爲賔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爲忠與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真二韻 按第一卷云禮記曾子問反葬而後

辭於殯鄭氏注云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此碑仍禮記之誤耳書仲虺之誥建中於民釋文云中本作忠中忠字古或通用又魏橫海將軍吕君碑君以中勇顯名州司亦以中為忠惟以既且為暨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拙恐非摹刻也顧南原隷辨碑攷

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執金吾武榮碑歐陽公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余家本殘缺與歐公同而隷釋所載

者則又往往可讀如云君即吳郡府卿之子燉煌長史之次弟此乃其氏族之所出也但碑文簡短不書卒葬年月歐公特未之知耳 金薤琳琅

武榮碑久稱殘缺剥落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珍也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燉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獨遺此碑耶 銷夏記

武君榮碑在濟寧州學儀門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

人月三繞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騎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盖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攷僅存其廓落焉耳

今在濟寧州儒學殘缺婁機漢隸字源曰碑言遭桓帝大憂哀隕而亡當是靈帝時也王弘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

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　碑今在曲阜縣廟中

宙融之父孔子十九代孫也卒以延熹六年碑造於七年而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曰四年宙字季將隷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皆不知何據鄭漁仲金石畧又載兩孔宙碑尤謬　石墨鐫華

孔季將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

乃謂文與書皆非至甚矣鑒定之難也　銷夏記

右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宙孔子十九世孫而融之父也其事實不見史傳然碑稱其齊聖達道德音孔昭又稱其治泰山旬月之閒民皆解甲服罪可謂無愧聖人之後者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畧常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兖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右孔宙碑陰不云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莅則曰義士義民此皆讀漢碑者之所當知而隸

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在曲阜縣孔子廟庭大中大夫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勑碑隂出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攷宙卒於靈帝熹平四年而伷於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陳留字公緒别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繆若是或癸雕時為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　曝書亭集

二條　金雄琳　琅

額題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篆字為一行碑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隷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唯此碑爾又文十四行行二十八字末行銘辭下空十一字刻年月 顧南原隷辨碑攷

余有谷口鄭先生臨此碑墨本其跋語有云字體寛舒古勁允為東漢大家 先賟識

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廟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　今在曲阜縣廟中

飲酒畔宮者泮宮之異文也益州太守髙眹修周公禮殿記亦作畔宮金石文字記

此史晨上尚書奏章葢漢制郡國因尚書以達天子如今通政司事也晨初到官自出俸錢以供禋祀可謂知尊聖人矣又一碑紀晨姓字載當時廟享觀禮者九百七人復修瀆置井及守墓人可謂盛事石墨

鐫華

此碑漢靈帝建寧二年立晨姓氏見於後碑此乃其所上尚書奏章盖當時之制郡國不敢直聞朝廷因尚書以達之也碑云到官秋享無公出酒脯之祠自用俸錢以供禋祀知其為魯之賢相也 金薤琳琅

余有鄭谷口臨前碑墨本其跋語云漢建寧二年魯相史晨饗孔廟有前後二碑前碑敘奏請之章後碑陳典禮之盛使鄒魯學者得覩前修之美也 先暎識

史晨饗孔廟後碑

八分書

今在廟中後有武后天授二年馬元貞題名金石文字記

題名馬元貞下有楊景初郭希元又有楊君尚歐陽智琮李叔度余表兄莱畦沈先生曾臨此本極佳可想見當時墨跡莱畦為余臨孔林百石碑郃陽令曹全碑又以漢隸書開元磨崖太山銘余珍藏之光暎

識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　碑在曲阜縣廟中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波拂具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遒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 趙夏記

是碑隸書與卒史碑無二且記法簡質非今所能而元敬乃以雜用讖緯薄之余竊不取焉 石墨鐫華

此亦吏民立以頌令君之德政者因其載有孔顔氏族得以附於孔氏以永世而世主之為孔子立者反多逸焉石亦有幸不幸與字意奇古盖時之有書技者所為聖人或取其藝而收之門墻間乎今之㩧擊者何心哉漢石如此首尾完者更少每一拜觀不覺肅然生敬 墨林快事

右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說者謂其文雜用讖緯不可盡通余觀東漢自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篤好

圖讖臣下則而效之流弊浸廣至漢末而其說尤熾見之金石者不特此碑然也帝堯碑云堯遊於玄河之上有龍授圖堯乃受命成陽靈臺碑云堯母慶都遊觀河濱感赤龍交而生堯魯相史晨孔廟碑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皆怪誕恍惚不經之甚後之君子以漢儒之陋狹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以光武之明智而慮不及此嗚呼於漢儒乎何尤

金薤琳琅

闕里孔子廟廷漢魯相韓勑叔節建碑二前碑紀造
禮器後碑以志修廟謁墓碑陰兩側均有題名金陵
鄭簠汝器相其陷文深淺手搨以歸勝工人椎拓者
百倍汝器以余於金石之文有同好也遠遺書寄余
乃取題名之參錯不齊者齊之裝界成冊思夫孔子
既沒褒崇之典歷代有之世本王侯大夫莫不有宗
譜族牒聖人之後獨無聞焉厥後仙源宗子珍扈宋
南渡金源立别子為祖嘉熙雖仍錫文遠以爵而授

之田里俾居三衢宋之亡也忽焉元人思復立大宗
而宗子辭不受能以禮讓是人之所難也以余所見
明嘉靖中孔門僉載一書先聖六十一代孫承德郎
魯府審理正弘幹所撰有世表有宗系圖其於三衢
一支棄而不錄莫系世辨昭穆者宜如是乎可為長
歎息也矣勅前後碑陰載孔氏苗裔有褒成損建壽
御史翊元世東海郎中訢定伯豫州從事方廣平故
從事樹君德朝升高守廟百石卒史恢聖文文學百

石芝德英故督郵豕伯序賴元夏進幼達相史誧仲助術子佑贊元賔曜仲雅遵公孫旭連壽番安世太尉掾凱仲悌處士徵子舉廵百男憲仲則汎漢光凡二十三人而後碑稱碑係孔從事所立殆方也伏念聖人之後有賢子孫改修闕里志孔門僉載則宗子支子之流派及書名史冊碑碣者具書之惟非其族必去非聖人之言必削之庶乎其可已

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

金石録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得於堤土中刻畫完好如新余所收亦無剥落者其字隸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其奇怪真奇怪也有疑其偽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王惲謂為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邕伯喈書後人附會其說耳漢碑如郭有道碑最為名跡令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碑同日語耶　銷夏記

此碑隷釋云字體奇怪唐人葢所祖述又引梁庾元威論書載隷有十八種此乃其間之一體宋鄭僑書衘云漢石經諸刻乃隷體八分夏承碑乃篆體八分然三家皆不云何人書也元王文定公惲䟦此碑云蔡邕書夏承碑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尨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余由是始知為中郎之跡碑在今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伯喈及永樂七年等字乃

庸妄人所加然心竊疑之楊文貞公集中亦有此跋謂近歲廣平府民因治河得此盖廣平古洺地也所謂近歲恐即永樂七年余向官京師時廣平通判山西宋孟清為余言府學後有一碑字與此類余益疑焉江陰徐子擴好奇士也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余與此絶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且其間字之缺者四十有五字而此獨完好則其僞不俟乎言而余昔日之疑始釋然矣

金薤琳琅

都玄敬引證極博大畧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為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陣堂堂洪丞相隷釋謂此字體竒怪鄭僑書衙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説而疑碑非真跡又云江陰徐擴有舊刻缺字四十有五此獨完好則其偽始信余亦覔得一紙非漢刻似不待辯而楊用修謂為漢刻之僅存者王元美亦云其隷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飛動非中郎不能豈所見别一碑耶

有明嘉靖四年知府唐曜重刻今在漳川書院金石文字記

右漢淳于長夏承仲兗碑在今廣平府宋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中崇禎癸未予年十五隨第六叔父子蕃觀同里卜氏所藏猶是宋時拓本今為土人所摹失其真矣曝書亭集

予所藏夏承碑一本闕一百四字不知原碑所闕或輾轉流傳遺失之故也其後無尚書蔡邕伯喈及永

樂七年等字都元敬謂屑妄人所加者幸無此辱據
都云舊刻作勤約而此本作勤紹則又未敢遽定為
舊刻惟是此本筆法歸奇於雅含勁於圓古意盎然
似非後世所能摹王文定公讚為如夏金鑄鼎者殆
不媿斯目云 光暎識

魯相請置孔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 碑在曲阜廟中

漢魯相置孔廟卒史碑今在曲阜蓋魯相乙瑛上書

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聞制從之蓋在元嘉三年三月後魯相平補以孔和上書於司空府則永興元年六月也攷之范史桓帝紀元嘉惟有二年碑云元嘉三年三月者蓋是年五月始改永興至十月而雄戒亦罷矣 金薤琳琅

此碑都元敬攷據甚明楊用脩金石古文全錄之但碑中奏洛陽宮下有司徒公河南 缺四字 字季高司空公蜀郡武都 缺二字 字意伯廿四字內闕六字而

二公不之及何耶

碑後有刻云後漢鍾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稚圭按圖題記按此碑永興元年造元常獻帝初始為黄門侍郎距永興且四十年此非元常書明甚未知張稚圭所按何圖其敘事簡古隸法遒逸令人想見漢人風采政不必附會元常也碑中趙戒范史注字志伯今云意伯趙明誠云疑是避桓帝諱戒袁宏又作誡

此漢元嘉永興間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以掌祭器之碑也相傳以為鍾元常分書即古石質朴不志主名然詳其筆意與余所藏繇書道德經同一軌格蓋彼楷而存分法此分而存楷法其方正平違無不欣合决為鍾無疑也其初書數百字筆畫渾淪全不顯承接縫鏬末簡鋒銛盡出如羣峰亂水不可遏抑變化無窮神情不滯所云郊廟俎豆者可遐想其概人能以此立脚以老子言為橋梁入宣示門逕其造

於鍾氏閫奥也何難焉脫而由季直戎輅即無從見法象矣此學書人第一宗祖而多盲贊何耶敬為開千古之謬 墨林快事

孔廟卒史碑文既爾雅簡質書復髙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不易得者都元敬謂此碑殘闕余所收碑則完善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後漢鍾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銷夏記

余嘗檢洪丞相隷釋見此碑列於第五而近世都元

敬楊用修徐獻忠俱以此為第一豈先數者已零落不可得是刻在孔林尚無恙耶勉字下隱起是學字蓋崇聖道勉學藝詞理俱暢而人往往缺之故敬為補之而記其說如此 蒼潤軒帖跋

上由奎文閣西偏門出閱永樂弘治碑前至同文門覲門右漢碑孔尚任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始置卒史碑今謂之百户碑

上問何謂百户碑尚任奏曰歷代優崇之典於廟庭設

官四員典籍以教習禮儀司樂以典司樂舞管勾以
經理屯田百户以守衛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行
聖公孔毓圻奏曰今典籍司樂管勾皆奉
朝選惟百户止由臣劄委於典制未全伏望
皇上特恩一體選設
上命毓圻具疏上請是月
詔復設聖廟百户與典籍司樂管勾一體咨部題授
臣毓圻按元嘉始置百石卒史其職掌領禮器黄初

之詔則云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卒史以守衛之
蓋以漢之制禄秩自二千石至百石百石以下為斗
食碑文是百石非百户而其職則令之百户職也歷
代復民供灑掃守衛率百户有差卒史初置選於孔
氏子弟其後選於諸儒生弘治十一年准於灑掃户
才德兼優者委用其職掌專司林廟户籍訓以武事
守衛林廟司掃除啟閉收掌禮器凡祭祀則造酒飼
牲燎烜滌濯陳設省眡至期充監宰官瘞埋血毛其

服如各衛所百户其禄與管勾同在免糧田内支給盖本於漢魏之百石卒史以其管灑掃百户之人故亦謂之百户云我

皇上攷古騐今隷其籍於司馬重其職於

朝選責以游繳干掫之任禮樂兵農爛然並列而祠官無不備之物所以尊吾夫子者百代莫與京也已

二條幸魯盛典

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

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司徒吳雄司空趙戒聞於朝詔如瑛言選年四十以上經通一藝者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按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為卒史秩百石者劉昭注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卒史二百五十人黄霸傳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秩有不同故舉石之多寡别之今本杜佑通典乃譌百石卒史為百户吏卒我聞在昔有

釋戰國策音義者更雞口作雞尸貽笑藝林以百石為百户是雞尸之類也 曝書亭集

今在曲阜縣中後人刻其上曰漢鍾太尉書洪氏隸釋曰按圖經云鍾繇書繇以太和四年卒上距永興七十八年圖經所云非也 金石文字記

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

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攷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絶安帝永初中鄧太后詔封苞弟遽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葢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

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盖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集古録

此石殘缺幾不成文攷集古録盖自歐陽永叔時已然而都玄敬録其全文止缺三十字不知何據玄敬云家藏漢碑不完者皆以洪丞相隸釋足之此是耶

王元美曰隸法故自古雅但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妥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而碑中眉壽作麋壽歐公以為古字通用良是石

墨鏶華

景君碑據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録云文字漫滅金石録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溢美也 銷夏記

此碑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蓋任氏在漢為任城人也余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

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舍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惠余家自祖宗來藏碑頗富蕪以余所好收録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碑是也

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余謂景君碑刻於漢而後漢書舊皆

出傳録則以修爲循者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且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盖仍漢書之誤云然也 二條 金薤琳琅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身之有首裝者不可棄今觀此帙乃得其實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剥而輕舍淵泉其慎守之也 蒼潤軒帖跋

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北海相

景君碑其一也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余攷之元天歴閒幽州梁有字九思曽奉勑歴河南北録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曰文海英瀾於濟得漢刻九於泗水中郭囉洛納新寄以詩云泗水中流尋漢刻泰山絶頂得秦碑閲歐陽趙氏著録斯碑本在任城其移置於學者必天歴閒矣碑辭漫漶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余留南池三宿强令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修行

午小史豎其云午者不載於續漢書百官志即趙氏亦不知也廣韻詮丘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隷校尉水丘岑而斯碑有修行水丘郃營陵人又有修行都昌台丘暹故午都昌台丘暹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足資異聞也已　曝書亭集

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

萬歴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内稱全

為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徳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牟諸貴和徳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徳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已司馬曹寛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為曹寛非曹全豈即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即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虚飾抑又何也碑又

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蓋七年冬十一月始改
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遒古不減卒史韓勑等碑且完
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余曾與友人論及古碑友
人曰吾輩幸生此時猶得見漢晉人書恐後世無復
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後死者如
曹全碑歐陽公趙明誠都玄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
哉相眡一笑 石墨鐫華
曹景完碑萬歷年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

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　銷夏記

漢碑之存於世者今皆烏有惟託跡孔廟者間有一二然或殘毀蓋世物之不可常如此不謂埋坳土中不與浮在人耳目者爭一日之耀反可以發身千古之後㠯為衆穉之長如此石者也自晩漢迄今二千有餘年而字如新鏤幸矣此發自我師葉龍潭少保方以名侍御謫居郃陽丞乃見於世漢世近古民於

今君有元首之戴意猶可想而文家爾雅璞實無不情之譽皆令人神往即其字全不作意如僅辦筆畫而後之作意求工者乃遜焉又於八分之體裁了然可信今傳後知妄作者之為訛至於銘言三字為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又以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 墨林快事

門人蒲城趙善昌貽曹全碑碑在漢隸中最為完好書法圓美此碑萬歷時出於郃陽歲月未久故鮮刓

鈌趙崡石墨鐫華于奕正金石志始載之都玄敬金薤琳琅未及見也碑尾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帶經堂

萬歷中郃陽縣民掘地得漢曹全碑以其最後出字畫完好漢碑之存於今者莫或過焉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愧其祖矣時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蓋其

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為吏者雖遭父
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
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
孝友若是宜士君子顧惜清議而自好者不乏也全以
禁網隱家巷者七年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
史載疏勒王臣磐為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
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已司
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

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為正也

曝書亭集

漢郃陽令曹君碑神廟初始出渭水磧中未經殘蝕字畫完好較之宇内所存東漢諸碑剥落殆盡好古之士未有不閣筆興歎者也此碑一出東南漸知有漢法矣癸丑春夏之交養痾荒園晝長多暇漫臨一通勒於濯木樓中是歲臘月謁天壽山晤左羽先生識以求教谷口小弟鄭簠

汝器先生臨本書後

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

右漢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巖山陽昌邑人監營謁者之孫修武令之子治魯詩顏氏春秋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内太守丞辟司徒司空府舉高第御史東郡頓丘令遷九江太守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遭母憂自乞拜議郎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熹平元年卒門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謚

曰忠惠父其餘文字亦粗完故得遷拜次序頗詳以見漢官之制如此惟云遭母憂自乞拜議郎又其最後為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漢故司隷校尉忠惠父魯君碑二者莫曉其義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集古録

右漢司隷校尉魯峻碑云君諱峻字仲嚴鄷道元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隷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

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為人輦置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里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注誤轉寫為恭爾 金石錄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為恭趙氏謂方輿志寰宇記皆作峻而辨水經之誤余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果有其本何乃不知而必證之以

地里書也歐陽公謂峻最後爲屯騎校尉而碑首題云司隸校尉莫曉其義隸釋云漢人碑志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隸官尊而職清非列校可比故書之也此足以袪歐公之惑鄭夾漈又謂此碑書於蔡邕按徐浩古迹記其敘邕書惟三體石經西岳光和殷華馮敦數碑及攷其他字書亦未聞邕嘗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金薤琳琅

右魯君碑熹平二年四月立隸書額穿其中文十七

行本在金鄉山墓側趙德甫撰金石録時已輦置任城縣學至今存焉相傳是蔡中郎書惜其文不入集中石久崩剥僅識其百一而已　曝書亭集

峻後為屯騎校尉而額題司隷者隷釋云漢人書碑或以所重之官揭之司隷權尊而秩清非列校可比亦猶馮緄舍廷尉而用車騎也趙氏洪氏皆云水經注亦載此碑而誤以峻為恭今按水經注所載乃石壁畫象非此碑也　顧南原隷辯碑攷

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

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結體遒勁猶存篆籀之遺是本烟楮悉舊對之如百年前物尤為盡善太原傅山青主藏樵李曹溶潔躬審定朱彝尊錫鬯書康熙乙巳秋八月

曝書亭集

豫州從事尹宙碑今在鄢陵縣豫字磨滅以其頴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也

左傳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也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二條金石文字記

右碑是漢靈帝時作前無題後無書撰人名長一丈餘廣四尺許額中一孔徑三四寸孔傍有篆書從銘二字文是隸書如蔡中郎筆近日鄢陵地中得之嘉

靖十七年通政鄢陵劉訒以貽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金石文

顧南原碑攷云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令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為磨滅耳按金石文字記載有全文所云仕郡歷主簿以下二十字極明豈不知無

豫字而云然耶當是亭林所見之本其首行有標題豫州等字而謂豫字磨滅也余所藏無標題想南原所見之本亦然故以無豫字為疑耳又南原云額題從銘二篆字金石文亦云有篆書從銘二字而余本無之金石文字記亦不言有此二字蓋碑本不同如此 光暎識

博陵太守孔彪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　在曲阜縣

按彪為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於河東太守而碑額仍云博陵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每閲漢人碑隂載出錢名字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録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媚美開鍾元常法門矣銷夏記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按碑彪字元上孔子十九世孫與孔宙蓋弟兄行嘗為尚書侍郎治書御史可謂

緜矣闕里志世表宗譜皆不見其名字微此則世不
復知有彪矣

右孔彪碑陰故吏出博陵者凡十有三人故其額不
稱後官而直書博陵洪氏以為故吏匪甘棠之恵痛
夏屋之傾相與立碑遂以本郡題其額也此或得之
然予觀漢碑亦往往有書前官者又似不必拘此金
石録乃云不知何謂非也 二條金薤琳琅

右漢博陵太守孔彪碑曲阜石闕多置孔子廟廷獨

此碑在林中歐陽子集古録第云孔君碑惜其名字皆亡趙明誠以為碑雖殘缺名字可識諱彪字元上證以韓勑史晨二碑率錢人姓名是本曩見之於宛平孫侍郎宅文愈斷爛諱及字形模尚存乃弘治中修闕里志改彪為震都少卿穆遂謂撰志者遺之不知震即彪字之誤也孫氏所藏漢隸約三十餘種尚有張表衡方夏承王純侯成戚伯著諸碑皆宋時拓本今盡散佚覩此如覿故人又絕類郃陽令曹全筆

法此正永叔所云碑石不完者則其字尤佳古哉言也 曝書亭集

此碑雖剥落已甚然字有挑法漢人中出色者 蒼潤軒帖跋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　有單禧跋

右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在今南畿溧水縣學盖溧水即漢溧陽地也余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

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禧所為而刻之者也禧謂此碑宋紹興中縣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濱置之官舍則其得免於毀棄仲遠之力也禧又有跋謂攷訂碑文與隷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於文字者

金薤琳琅

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漢碑於固城湖中驗之則靈帝光和四年溧陽丞尉吏掾為其長潘校官

乾元卓立其出也晚故猶未漫漶辭稱惠我犂蒸犂

黎適蒸彝字乃倒用之其曰尚旦在昔我君存今盖以周公太公喻乾擬人非其倫矣　曝書亭集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蔚宗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碑詞末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民人所瞻以證詩桑柔瞻字可讀為彰今此碑正作

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為瞻也單禧跋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湖濵置之官舍才老時此碑未出或據類文録之耳 金石文字記

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 在濟寧儒學

右漢郎中鄭固碑文字磨滅其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攷其僅可見者云君諱固字伯堅孝友著於閨門至行立乎鄉黨初受業於歐陽仕郡諸曹掾史主簿

督郵五官掾功曹又曰忠以衛上清以自修其餘殘缺不復成文又云延熹元年二月詔拜而不見其官惟其碑首題云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以此知其官至郎中爾漢隸刻石存於今者少惟余以集録之勤所得為獨多然類多殘缺不完葢其難得而可喜者其零落之餘尤為可惜也集古録

右漢郎中鄭固碑歐陽公謂碑文磨滅官閥卒葬年月皆莫可攷余家本磨滅尤甚葢以去歐公之遠也

而隸釋所載文字獨完其云君著君之子延熹元年四月廿四日遭命隕身年四十二則門閥與卒固可攷也歐公所録在隸釋之前而乃云云若此不可曉也金薤琳琅

巳酉之春泊舟任城南池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郎中鄭君固碑其一也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舍之去明年冬同崑山顧寧人嘉定陸翼王觀北平孫侍郎藏本文有逡遁字寧人謂是逡巡

之異文退而引三禮注以證之且博稽晏子春秋作廵遁漢書作逡循莊子作蹲循靈樞經亢倉子作遵循又謂逡遁之異文筆之金石文字記以余攷之集韻逡遁浚三字牽連書之均七倫切音義則一說文釋遁字云乍行乍止也遁字雖音徒困切而配之以辵當讀如足縮縮如有循之循以為假借則可不得謂之異文矣寧人作音論惜集韻不存未知是書尚存天地閒故於諸書疑義未盡晰爾

郭有道碑

此碑在介休余邑人王正已曾為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已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為余言舊石曾有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异去縣令無奈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已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 石墨鐫華

介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

道司徒徵林宗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
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
路以高峙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
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
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
遠來奔喪朋友服心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
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
喈撰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

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　水經注

九疑山碑

八分　蔡邕書　有李藝之題

碑在廣西梧州府

漢碑既亡搨本亦少而二京遺法付之夢寐金石古文用修容有補以史傳等書者此蔡邕九疑碑銘分法甚嚴可以闢後人之訛然既無可證真贗何以别乎余藏宋版漢隷分韻諸碑略備欲類出各為一本

亡者缺之良足太觀後此書寄一友人邸中爲水所浥失其十二三遂休此志可惜也　石墨鐫華

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

白石碑不甚剥落光和四年民蓋高等爲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衆民比例爲白石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叅三條之壹語殊荒唐　銷夏記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

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歐陽氏集古録所載無極山神廟碑畧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髙傳言即與封龍無極共興雲雨賽以白羊髙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尚書求依無極山為比即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為民牧者宜潛禁於將萌乃廵翊輕信巫言輒代為之請何與非所

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隂有務城神君李女神甎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於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曝書亭集

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魏晉閒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 隸釋

金石文考畧卷二